

世界文豪书系

海涅全集

HAINIE QUAN JI

6

河北教育出版社



Heinrich Heine

海涅全集

第六卷

散文作品

章国锋 胡其鼎 主编

章国锋 译



海因里希·海涅，1831年法兰克福。



汉堡市议厅。



伦敦证券交易所。



卡尔·伊默尔曼。



普拉滕伯爵。



卢卡城大教堂。

导 读

章国锋

很久以来，意大利便是海涅向往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明朗的天空、温暖的阳光”，这个“柠檬和柑橘生长的国度”与他的祖国，那“寒冷、阴郁的北方”（在那里，“即使春天也是披上绿色伪装的冬天”），形成鲜明对比。

1828年11月初，海涅从慕尼黑出发去往意大利旅行，途经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和布里克森，到达特里恩特。接着，他游览了维罗纳、米兰、马伦哥战场、热那亚和卢卡城，并在卢卡浴场逗留了数天。据海涅自己说，除了在迪塞尔多夫度过的金色童年，在意大利旅行的四个星期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当年11月底，在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他才不得不返回德国。海涅将这次快乐的旅行后写下的三篇游记《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卢卡浴场》和《卢卡城》统称为《意大利游记》。

其实，除了《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卢卡浴场》和《卢卡城》在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称为“游记”。在《卢卡浴场》中，作者更多的是通过对两个形成滑稽对比的人物——汉堡的银行家贡佩尔侯爵和彩票经销商、犹太人希尔施（夏辛特）——的描写，发表他对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看法。当然，海涅写此文真正目的还是反击当时在德国声望卓著的诗人普拉滕对自己的攻击。关于这场笔墨官司，有人认为，这纯属两个“社会局外人”——犹太人海涅和同性恋者普拉滕——的私人恩怨。海涅自己后来也对他在此文中有意贬低普拉滕的诗歌，

使用了过于偏激尖刻的词句而感到懊悔。

在《卢卡城》中，通过叙述者“我”和虚构的“玛蒂尔德夫人”的对话，作者对被奉为“国教”的基督教，特别是对封建统治的帮凶——教会——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愤怒的谴责。整篇作品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显示了海涅非凡的讽刺才华。

如海涅所说，他写作《游记》的时代，是一个“压抑、禁锢的时代”。拿破仑失败以后，反动势力在法国和西欧各国重新抬头，对进步力量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到处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海涅虽然对此感到深深的失望，但仍然满怀热情和希望地颂扬和支持被奴役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在《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中，他表达了自己的信念：“我们时代的伟大任务是什么？是解放！不仅是爱尔兰人、希腊人、法兰克福人、犹太人、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和其他受压迫人民的解放，而且是全世界，特别是已经成年、正在挣脱特权阶层和贵族铁锁链的欧洲的解放。”

第六卷目录

导读 / 1

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 (1828) / 1

卢卡浴场 (1829—1830) / 99

卢卡城 (1830) / 191

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

(1828)

L. Guise Dr. Fur.

您永远不会有高贵的情感，因此您的智慧今天也失效了。（他打开抽屉，拿出两枝手枪，一枝放在桌上，另一枝装上子弹。）

——引自罗伯特《现状的力量》^①

^① 见路德维希·罗伯特的五幕悲剧《现状的力量》第三幕，斯图加特和蒂宾根 1819 年版。

第 一 章

我是世界上最讲礼貌的人，并且为在这个地球上从未粗暴地对待过别人而感到自豪。可是，地球上却有那样多令人无法忍受的无赖，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屁股坐到别人身边，诉说自己的苦恼，甚至朗诵他们的诗句。而我总是以一位真正基督徒的忍耐静静地倾听，表情丝毫不流露出我的灵魂所受到的折磨。犹如一位以身饲虎，解除这神物饥饿的婆罗门教徒，我常常终日忍受着这帮不可救药的人类渣滓的唠叨，平心静气地聆听。只有上天的主才能听见我内心的叹息。他将给我的这种美德以报偿。

不过，即使一位肥头大耳的商业顾问，或一个瘦骨嶙峋的卖干酪的小贩坐到我身边，用“今天天气真好”一类的陈词滥调展开一场流行的欧洲式谈话，生活智慧也要求我们讲求礼貌，决不能沮丧地沉默不语或面色阴沉地应答，因为，谁知道你再次遇见这样一个市侩时将会是怎样的情形。他很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彬彬有礼地回答“今天天气的确很好”而狠狠地报复我们。亲爱的读者，你可以设想一下：当你在卡塞尔一家饭店吃饭时，恰恰坐在这个市侩的左边，此人面前摆着一盘红烧鲤鱼，而他正满面春风地布菜——他若对你心怀怨恨，就会让盘子一直向右传递，最后轮到你时，连一小段鱼尾巴都不给你剩下。唉！你刚好是餐桌上的第十三位食客，而盘子又始终向右传递，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担心的事情。吃不着鲤鱼乃一大不

幸，或许是仅次于丢失国徽^①的最大不幸。不仅如此，给你带来此种不幸的市侩还要嘲讽你，把浸在褐色汤汁里的月桂叶奉送给你。唉，食无鱼，月桂叶又有什么用?! 那市侩还会向你挤挤小眼睛，笑嘻嘻地在你耳边说上一句：“今天天气真好!”

啊，可怜的人哪，连这样的事都可能发生：在某个教堂公墓里，你刚好躺在那市侩身旁。当世界末日的号角吹响时，你对身边那个死鬼说：“好朋友，请拉我一把，让我站起来，这该死的长眠使我的左腿麻木了!” 这时你蓦然看见了那张熟悉的市侩笑脸，听见了那个讥讽的声音：“今天天气真好!”

① 普鲁士国王菲德烈·威廉二世制定了这样一条法律：国徽的丧失同时也意味着市民阶层荣誉权的丧失。

第二章

“今天天气真好……”

亲爱的读者，倘若你听见了这个声音，听见说出这句话的妙不可言的假低嗓子，甚至看见了说话者本人，那张极其庸俗的领养老金的寡妇脸，那滴溜乱转的小眼睛，那向上翘起、总是爱打探别人隐私的鼻子，你马上便会发觉，这朵花决不是平常的沙子里长出来的。那副腔调带有夏洛腾堡^①方言的味道，而那里的人说柏林话比土生土长的柏林人还要地道。

因为我是世界上最讲礼貌的人，喜欢吃红烧鲤鱼，有时也相信复活，所以我回答道：“今天天气的确很好。”

当这位施普雷河^②之子得到这样的回答后，便更加肆无忌惮地纠缠我，我再也无法摆脱他的提问和自我回答，特别是他对柏林和慕尼黑所作的对比。他把慕尼黑称为新雅典，将它说得一无是处，我却千方百计为新雅典辩护，因为我不论身在何处，总是习惯于赞美那个地方。而这一次，这种赞扬却不得不以柏林为代价。亲爱的读者，倘若我私下里承认，这样的夸奖大多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你们一定会原谅我，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一夸奖善良的柏林人，我在他们中的名誉就彻底完蛋了。他们会耸耸肩膀，交头接耳地议论：“这家伙变得浅薄了，连我们都要夸奖。”没有哪个城市的地方观念会比柏林更淡薄。

① 柏林西部的一个区。

② 哈弗尔河的支流，穿过柏林市中心。

千百个蹩脚的作家在散文和诗歌里已经为柏林唱了许多赞歌，而在柏林，却没有一只公鸡为此啼叫一声^①，也没人炖一只母鸡来犒劳他们，人们在菩提树下大街始终把他们视为蹩脚诗人。与此相反，假如有哪个狗屁诗人^②以什么古典喜剧的形式对柏林大肆谩骂，人们同样会漠然置之。然而，谁若胆敢对波尔克维茨、因斯布鲁克、席尔达、波森、克莱文克尔和别的首府，哪怕写上一点点讽刺的东西，那里令人尊敬的乡土观念会作出怎样的反应？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柏林根本不是一个城市，而只不过为一大群人聚在一起提供了一个场所罢了。这些人中许多是有精神的，对于他们来说，地点完全无所谓，他们组成了精神的柏林。途经此地的陌生人只看到长长排列起来的一模一样的房屋，大多依照某一个人的意志建造起来，丝毫显示不出这群人的思想方式。只有头脑清醒的幸运者，在观察那一排排长长的房屋时——它们像此地的人一样，由于顽固地彼此猜疑而尽量相互疏远——才能猜到这里居民的一些个人思想。只有一次，当我在一个月夜里很晚从路特和韦根纳回家时，我才看到那种紧张的气氛消融在柔和的忧伤中。此时相互敌视的房屋仿佛取得了谅解，像基督徒一样彼此温柔地注视着，似乎要倾倒下来，投入对方的怀抱，令我这个在街心行走的可怜人大为恐惧，担心被压得粉身碎骨。有人会觉得这恐惧十分可笑。第二天早晨，当我以清醒的目光再次走过那条街时，那些房屋又庸俗地咧着大嘴互相怒目而视，我于是也微微一笑。在柏林，除了死气沉沉的房屋和柏林人，要想看到别的什么，的确需要往肚子里灌上几瓶诗。这儿很难见到有思想的人。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古迹，它是那样的新，但这种新早已衰老、凋零、死寂，因为如前所述，它并不产生于民众的思想，

① 德国的一句成语，意为“谁也不关心此事”。

② 影射德国新古典主义诗人普拉滕（1796—1835），在其1828年出版的戏剧《浪漫的俄狄普斯》第三幕中，斯芬克斯“以古典喜剧的形式”对柏林大肆谩骂。

而是由个别人的意志所创造的。在这极少数个别人中，伟大的弗里茨^①大概是最杰出的。当年他所拥有的不过是坚实的基础而已，而这座城市恰恰从他那里获得了自己的风格。倘若在他死后这座城市不再建造什么，它本来可以成为这位平庸而神奇的英雄的精神的一座历史纪念碑。这位英雄曾以德国式的大胆将他那个时代精巧的庸俗与繁荣的理性自由、浅薄与才干融于一身。例如波茨坦，在我们看来便是这样一座纪念碑。我们在它那荒凉的街道上漫步，觉得就好像在浏览无忧宫的那位哲学家^②的遗著。虽然它今天已经成了一堆陈旧的废纸，但却是那位哲学家一生的心血。尽管这堆废纸内容极其可笑，我们却带着极其严肃的兴趣阅读它，并不得不时时警告自己别笑出声来，仿佛担心背上会突然遭到一顿鞭打，犹如害怕挨老弗里茨那西班牙藤杖的鞭打一样。然而在柏林，这种恐惧我们再也感觉不到。我们觉得，老弗里茨和他的藤杖在那儿已经失去了威力，因为若非如此，从这个健康而理性城市的古老而又开明的窗户里，便不会探出那么多病态的蒙昧主义者的面孔来，也不会有那样多的愚蠢而又迷信的建筑物置身于古老的怀疑学派哲学风格的房屋之中了。我不想引起别人的误解，所以郑重声明，我在此决不想嘲笑新韦尔德教堂^③，那座按现代人的口味建造起来的哥特式大教堂，矗立在现代风格的房屋中完全是一种讽刺，是为了含蓄地指出，要想在一个新时代的新结构中重建中世纪古老的、早已灭亡的机构是多么愚蠢可笑。

以上所述仅仅是柏林的外貌，在这方面若将它同慕尼黑相比，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断言，后者恰恰构成柏林的反面。慕尼黑是一座由人民自己建造起来的城市，经过连续几代人的努力才具有相当规模。从这个城市的建筑物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他

① 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44—1797）。

② 无忧宫为波茨坦王宫，海涅在此影射何人不详。

③ 1824年至1830年由申克尔仿照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建造起来的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被毁。

们的智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像在《麦克白》^①一剧的女巫场景中所看到的那样，在那里目睹编年史式排列起来的各种幽灵，由身披甲冑、从哥特式教堂的大门向外走来的中世纪幽灵，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有教养有身份的幽灵。后者举着一面镜子对着我们，让每个人都能开心地看到自己的形象。在这一系列幽灵中恰恰存在着一种和解的精神，野蛮的东西不再使我们愤怒，平庸乏味的东西也不再让我们厌烦，假若我们将它们视为开端和必要的过渡的话。当我们观看那座始终像脱靴器一样耸立在城市上空，将中世纪的阴影和幽灵隐藏起来的野蛮大教堂时，我们神情严肃，并无厌烦之感。同样，我们在观看晚些时候的发囊状的宫殿^②时也不会感到乏味，相反却兴致勃勃、心情激动。这些宫殿完全是平庸而矫揉造作的法国式建筑笨拙的德国式模仿。令人倒胃口的豪华房舍，外表堆砌着旋涡状装饰，内部更加可笑地布满了刺眼的彩色寓言画和镀金的藤蔓花纹、石膏装饰和早已故去的老爷夫人们的画像：王侯显贵们长着红通通的、既沉醉又清醒的面孔，拳曲的假发犹如洒了粉的狮鬃毛耷拉下来；贵妇们披着僵直的假发，钢铁一般的胸衣紧紧箍住她们的心，无比宽大的拖地裙使她们本来已经发福的身躯显得更加肥大。如前所说，这种情景并未使我们心情沮丧，相反，却让我们活生生地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和光辉价值。倘若我们观看与这些古老的作品摆放在一起的新作品，就会有我们头上笨重的假发已经取下、我们的心已经从铁锁链下解放出来的感觉。我这儿说的是那些明朗的艺术殿堂和华贵的宫殿，它们都是伟大的建筑师克伦茨^③的智慧孕育出来的花朵。

① 英国 17 世纪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

② 指慕尼黑宁芬堡宫和施莱斯海姆宫。

③ 列奥·封·克伦茨（1784—1864），路德维希一世的宫廷建筑师，慕尼黑许多著名的建筑都是他设计并领导建造的。这些建筑决定了此城的基本面貌。